

日軍出鏡懺悔 《奉天皇之命》殺戮

「1992年初，我們『聯合會』決定要拍紀錄片《奉天皇之命》，並非倉促起意，是要為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留下歷史真相而做出的重要決定。」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下簡稱「聯合會」）會長姜國鎮對大公報表示。1992年4月30日，《奉天皇之命》在美國首映，這部長達53分鐘的紀錄片以親歷南京大屠殺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用攝影機拍下的恐怖景象還原歷史，1994年獲得三藩市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該片副導演湯美如在一九九二年夏天訪問記「中記錄，影片中受訪的三名侵華日軍老兵均以親身經歷作證，在鏡頭前懺悔：之所以發生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慘案，天皇與皇族是日本戰爭犯罪的源頭，而他們肆無忌憚地侵華殺戮正是「奉天皇之命」。

大公報記者 陳曼

發掘歷史真相



▲在《奉天皇之命》中，東史郎等三名侵華日軍老兵在鏡頭前懺悔。圖為1999年4月13日，東史郎在南京大學演講結束後掩面而泣。 新華社

►《奉天皇之命》發布後也受到日本社會關注，曾經登上日本電視節目。

▲侵華日軍永富博道於解放戰爭中被俘，他以「永富博道」為名寫下的自白書現存中央檔案館。

《奉天皇之命》講述了1937年日軍侵入當時中國首都南京後的暴行。在日本佔領南京的頭六周內，有30萬人被殺，2萬名婦女被強姦，然後又被殺害。馬吉的鏡頭、《魏特琳日記》和豐富的採訪成為了《奉天皇之命》的關鍵內容。

南京大屠殺歷史應為世人所知

與平實敘事的《馬吉的證言》相比，《奉天皇之命》從採訪日本街頭的年輕人切入，通過採訪歷史目擊證人、戰爭親歷者、歷史學家等，多視角考證日本侵華戰爭中發生南京大屠殺慘案背後的原因。《奉天皇之命》不僅記錄了這場戰爭的兇殘暴行，還提出了關於戰爭的哲學、心理和倫理問題——人類為何對鄰國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一個普通人為什麼會變成一隻無情的野獸？

「正是因為肇事者迄今在頑固否認這些罪行，促使『聯合會』下決心拍攝一部更進一步揭露與反思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紀錄片。」姜國鎮表示，他們選中當年唯一曾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的華人——女導演崔明慧擔綱拍攝製作。

「聯合會」1991年7月重新發現由美國傳教

士約翰·馬吉1937年在南京拍攝的37分鐘影片，「這段罕見的鏡頭記錄了南京大屠殺中的受害者與被輪姦後倖存的婦女和兒童，這是唯一一部拍攝南京大屠殺的真實影像。」

「這些是拍攝新的紀錄片的重要素材。」姜國鎮陪崔明慧與副導演湯美如兩次前往日本採訪，熟悉日本的美國鎮聯繫受訪學者，擔任翻譯，他們採訪到三名參加南京大屠殺的侵華日軍老兵，詳細回憶他們是如何野蠻強姦和殺害中國平民。

影片中，著名的日本現代史學家藤原彰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學校教科書沒有披露我們的戰爭責任，特別是關於南京大屠殺，強姦是日軍在南京最大的暴行之一。」

「日本男孩3歲被洗腦，只崇拜天皇」

1937年12月18日的《紐約時報》以《所有的俘虜均遭屠殺》為題刊登了記者德丁的報道，《奉天皇之命》片中，時年85歲的德丁認為，「在日本，有人試圖將暴行最小化，這段歷史應該更多地為世界所知。」而約翰·馬吉之子大衛對着鏡頭表示，「有一個很有權勢的日本政客試圖改寫歷史，試圖否認曾經發生過的南京大屠殺這件事。」

「為什麼這部紀錄片取名為《奉天皇之命》？」大公報記者問。

「拍攝最初當然沒有想到這些。」崔明慧答：「是因為後來我們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找了很多美國人拍攝的歷史資料，拍了日本的男孩子從3歲開始被洗腦，沒有其他的信仰，只崇拜天皇。」日本天皇對當時的軍人而言更是不允許有絲毫懷疑的像神一樣的聖上。從大將到士兵，都是侍奉天皇的僕從。「為什麼侵華日軍會那麼兇殘？」崔明慧認為，「因為他們從三歲開始已經被洗腦過了，所以在東京審判中，那些日本戰犯竟然沒有一個人承認犯錯。」

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教授朱永德認為，天皇是日本人崇拜的活神，他們認為天皇是太陽女神的直系後裔，而天皇本身就擁有改造日本的神權。因此，侵略中國被認為是為神增添榮耀的方式。侵略中國的日本士兵認為自己是在戰爭中獲得榮耀，且這是他們一生中的最高榮譽。



掃一掃 有片睇

東史郎：皇軍決不關心人道

1937年12月12日，我們晚間發動突襲與進攻，隨即佔領南京。

當我在家時，我是一個好父親、好哥哥和好丈夫；但上戰場一個月後，我對殺人已經無動於衷。我常常感到困惑，為什麼會這樣？

我認為這由於日本軍隊是屬於天皇的軍隊而不是日本人民的軍隊。戰爭期間，我們常常看見天皇穿着軍服騎在一匹叫「白雪」的馬上。我們從沒看過他穿便服。所有剖腹或上吊自殺以向天皇謝罪的人，最後的一句話都是：「天皇陛下萬歲！」他們決不會說任何關於人民的事情。

戰爭結束的時候，日本政府舉行了一次御前會議，討論應否接受《波茨坦條約》。他們提出的唯一條件便是保存天皇制。他們從不考慮任何有關人民的事情。

1937年12月13日，我們進入南京城。3天以後，在16號，來了命令說有



介紹：東史郎，曾任日軍第十六師團第二中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三分隊士兵。

兩萬俘虜，要我們加以警戒。我們到馬群鎮去接收他們，他們總共有7300人。我們中隊在作戰時已損失了一半，只剩90人。在整個夜晚，我們90人要押送7300多個俘虜。

那時，一個戰友幹了一件極為殘忍的事。他把一個人捆起來放入郵袋，然後澆上汽油並點火。郵袋立刻跳動起來。那個人被捆在袋中，我不知道他怎麼能夠移動。於是橋本說，「很熱嗎？讓我給你降溫。」然後他在郵袋上繫了一顆手榴彈並把它丟進小溪裏。手榴彈爆炸，濺得遍地是水，這個人死了。我

親眼看見這一幕。

後來這7300俘虜分配給許多部隊殺死了。

我們發現躲起來的婦女，這是另一種美味。雖然不是食物，但也是一大享受。

首先我們會說一些怪話，之後，我們就會說「今天讓我淋個浴」，便輪流強姦她們。如果我們只是強姦就好了（我不這樣說），事實我們常常用刺刀把她們捅死。

但是日本軍隊怎能這樣冷靜地幹這種事？服從紀律的日本軍隊怎麼會這樣墮落？

日本軍隊是天皇的軍隊，由服從的士兵組成，他們只效忠天皇，士兵已被訓練成完全沒有靈魂的工具，這使他們就像野獸一樣地對待其他種族。只要士兵忠誠地遵從天皇，皇軍決不關心人道。如果他們有任何一點人類感情，大屠殺決不會出現。



介紹：上羽武一郎，於1937年9月應徵入第十六師團衛生隊當衛生兵，參與南京戰役。

上羽武一郎：現在我們懂得這些是暴行

我叫上羽武一郎，是於大正4年7月18日出生。現在78歲（1992年）。

我是在昭和12年（1937年）入伍的，之後被派往京都第16師團松田部隊。

在侵入南京的時候，我們看到殘忍的行為，並且接到命令去搶劫、去強姦、去放火，如此等等，我們懂得從現在起必須像這樣行動。對死去已解除武裝的俘虜的頭，我感到那是戰爭，我們無能為力。

我們進入一家民居，一個年紀大約70歲的白髮老婦人從裏面出來。她合攏起雙手哀求着：「先生、先生，別、別，請別殺我」。但之後，當我經過那兒時，老太太已經死了，是用刺刀捅死的！

日本小學生都說天皇是偉大的，法律規定學校必須懸掛天皇御照，在教科書裏的，在各種報紙書刊中都這樣寫的。我認為由於這些原因，我們都瞧不起中國人。

這些事件好多年以前在中國發生，現在我們懂得這些是暴行。

永富博道：侵略戰爭被稱為聖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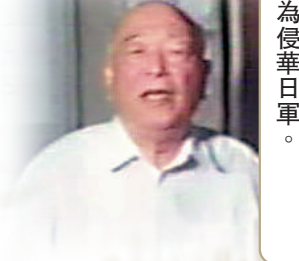
1992年，我77歲了。在戶籍上的姓名是永富博道。我在中國則叫博之。在我初中時代，天皇制軍國主義教育正在流行，所有日本人都奉天皇之命為侵華效勞，侵略戰爭被稱為聖戰。我們所受的教育是把昭和天皇看作不僅是日本的，而且也是全世界的活神。

由於受到軍國主義和天皇的軍國主義的毒害，我認為每個日本人都應當到中國作戰。我從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在南京。到南京以後，去了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這些大學收容中國難民，有個日本軍官告訴中國人要信任皇軍。他說：「國民黨士兵請站出來。蔣介石沒有為你們的服役付錢，但皇軍將給你們應得的工資。我們將為你們找工作。」

中國士兵於是站出來了。他們被裝上卡車。我們到達下關南京火車站，卡車上的中國人下車並被帶進帳篷。一個日本軍官命令所有中國人坐在那裏。軍官對我們說：「你們來自日本的學生，可以用你們喜歡的任何方式殺死這些中國人。」這個軍官抽出他的刀，並且

說：「大家都來看我怎麼做。我要試試我的刀，這就是怎樣殺人。」他隨即強迫一個中國人坐在他面前，迅速揮刀劈過去，血從死者頸部兩條動脈噴出。坐着的其他中國人，看到這種情景便跑出去並跳進長江裏。有個日本士兵給我一支步槍，我向着一個中國人射擊，他沉下去又浮上水面。這是我第一次親手殺人，也是我在中國犯罪的開始。

12月，永富博道，1937年畢業後受僱於在華日軍特務機關，1941年入伍成為侵華日軍。



介紹：永富博道，1937年12月以學生身份入華日軍特務機關，1941年入伍成為侵華日軍。

「我們到了京都的郊外去訪問了三位以前的日本兵。第一位是當時在南京日軍的衛生兵上羽武一郎。第二位是東史郎，他因為言辭直率，反省了以前在南京日軍的獸性而受到日本右派和流氓的大規模的攻擊，時常車子裏都裝着一把日本刀來自衛。最後一位是以前替日軍當特務的永富博道，當時照片裏留着黑鬍子騎在馬上的他，一看就是惡行昭彰的混混，可被訪問時候已經變成了老淚縱橫的老人了，他說這是他唯一贖罪的方法，再也不讓侵略戰爭再次發生。」姜國鎮說，通過他們的自白，可以一窺南京大屠殺的慘況。

「士兵被訓練成完全沒有靈魂的野獸」

▲永富博道提及日軍將中國人裝上卡車運走殺害。圖為日軍拍攝將中國人捆綁押上卡車。 新華社

